



唐晓峰 著

从混沌到秩序

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
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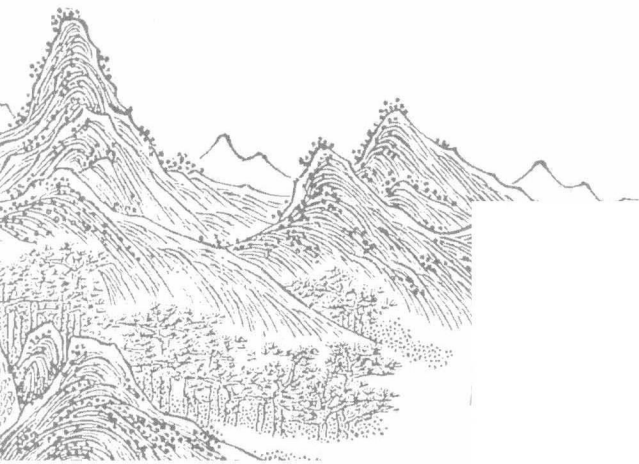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华书局
ZHONGHUA BOOK COMPANY

唐晓峰 著

从混沌到秩序

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



K90-092

T261

 中华书局
ZHONGHUA BOOK COMPAN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混沌到秩序: 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 / 唐晓峰
著. —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0.1

ISBN 978 - 7 - 101 - 07120 - 7

I. 从… II. 唐… III. 地理学史: 思想史—中国—上古
IV. K90-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(2009)第 206026 号

书 名 从混沌到秩序: 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
著 者 唐晓峰
责任编辑 李 静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 700 × 1000 毫米 1/16
印张 20 $\frac{1}{2}$ 插页 2 字数 280 千字
印 数 1-3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7120 - 7
定 价 45.00 元

目 录

绪论/1

研究地理学思想史的意义/2

地理知识、地理观念、地理学/5

地理思想的特点/9

秩序观与环境观/17

介绍几本中文参考书/21

第一章:中国古代的开辟神话/25

中国古代的开辟神话/26

盘古与女娲/29

其它传说/33

开辟神话与地理思想/36

第二章:英雄救世与圣人开创思想/40

上古天灾与英雄救世/41

灾异与德行/43

圣人创世思想/46

灾害：环境观中的一个永恒主题/51

“备物致用”的环境观/56

第三章：宇宙观：从神话到哲学/59

道家的宇宙发生论/60

道家宇宙发生论的意义/66

道家世界观的地理学意义：/68

道家与儒家的地理观的几点对比/79

第四章：新石器时代世界秩序观念的证据/82

“中心”观念的雏形/83

轴线与对称/90

抽象空间方位观/96

图数/99

第五章：天圆地方：寰宇秩序的大框架/107

天地之轴/108

大圜在上，大矩在下/115

地道曰方/123

望洋兴叹/128

第六章：分野理论：天命的区域化/133

星占与分野/134

一行天下山河两戒说/142

第七章：绝地天通：地理思想之走向独立/156

颛顼的宗教改革/157

天地大秩序的分裂/161

神守之国与社稷守之国/163

险之时用大矣哉/170

《山经》与《禹贡》/174

第八章：甲骨文所见国家政治空间秩序的初步建立/183

“四方”秩序的普遍性(明确的五方位观念)：/184

“中心”的唯一性(及五方位疆域结构)/192

辽阔而复杂的政治空间/198

占领外服地域之合理性/205

第九章：“芒芒禹迹，画为九州”：元典区域观念的诞生/208

华、夷两域的划分/209

芒芒禹迹/213

画为九州/216

文化中国的形成/224

五岳维中国/234

第十章：体国经野：政治领土意识(秩序)的成熟/238

王土概念/239

地政与地域单元/243

地利意识的急遽发展/249

《春秋》“重地也”/253

第十一章:《禹贡》的经典化/260

大禹治水的古典传说/261

层累而成的文本/269

基本地理原则的确立/276

追仰《禹贡》之义/281

第十二章:王朝地理之学/286

严密的领土政治秩序/287

历史解释/292

圣王之治不在荒远/295

水之为利害/297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/302

地方志/308

余论/310

后记/312

主要参考历史文献(及注释)/315

绪论

本篇原是课堂讲课记录，在此充作绪论，不少地方仍保留讲课语气。

初看起来，地理学是个最不需要多少思想，也最不容许“胡思乱想”的学科。大地上的一切是如此的确定，地理学的任务，就是一五一十地把它们的位置搞清，然后告诉我们哪里有什么东西，或者说，要找什么东西应该到哪里去。做这样的事情，难道还需要依托复杂的思想吗？

问题在于，作为有多重生活需求的人类，我们要在大地上寻找的都是些什么样的“东西”？如果问：泰山在哪里？回答会很简单，很明确，泰山在山东泰安。但是如果问：中国最伟大的山在哪里？麻烦就来了，答案会有很多种。显然，不同的答案乃是依托了不同的价值观或审美思想。类似这样的地理问题很多，比如：中国什么地方的历史最悠久？中国历史上都城位置多变，那么，首都的最佳位置应该在哪里？现在中国是划分 30 个省好还是 50 个省好？今天中国最适合居住的城市是哪座？合肥居民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？你最喜欢什么地方的风俗文化？如果你要实现人生理想，哪里是实现这个理想最有利的地方？还有（这个问题有点晦气，但人人躲不开它），人们如何选择百年之后的终极“归宿”地？这些都是人文地理学的问题。原来，地理学研究的对象，有许多牵涉到评价、选择、认同、解释、规划的问题，在这类问题的背后，都有思想的因素、观念的因素在“暗中”发挥作用。

地理学不仅仅要描述世界，还要论证世界，而对于世界的论证，永远是站在人们为自己选择确立的思想、信仰、价值观的立场上来进行的。

在漫长的历史中,人们究竟选择以什么样的思想、信仰、价值立场来对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进行评价、认同、解释、论证?对这些问题的追溯反思,便属于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。

研究地理学思想史的意义

学习地理学思想史,是理解地理学这门学科(或知识领域)的一个重要途径。地理学的研究离不开材料,更离不开思想体系、理论体系。地理材料就是那些,就是窗外大地上的那些东西,但因为思想体系、理论体系不同,阐述出来的地理世界可能很不一样。在推荐的参考书中有一本叫《地理学思想史》^①,作者是美国地理学家普雷斯頓·詹姆斯(Preston E. James),他生前在美国 Syracuse 大学教书。注意这本书的英文原名,叫 *All Possible Worlds*,副标题才是 *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*。李旭旦先生翻译此书时,没有用书的主标题,而仅用了意思简单明了的副标题。但我认为主标题还是重要的。注意 *Worlds* 这个词加了 *s*,表示是复数,也就是“许多世界”。我们知道窗外的地理世界只有一个,但为什么詹姆斯要用复数,他要表明的意思是,在人的意识中,也就是在古往今来的地理思想中,有各种不同的对世界的描述解释,解释出来的世界面貌各不一样,所以就有了“许多世界”。这“许多世界”出现的根子,在于地理学思想的多样。过去讲,历史有如破碎的镜子,碎成千百片,每一片都映射着一个天空。而地理学思想本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镜子,映射出来的世界一直是多种多样的。*All possible worlds*,李旭旦先生说,就是“大千世界”^②。

① 普雷斯頓·詹姆斯:《地理学思想史》(李旭旦译),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2年。

② 最近见由杰弗里·马丁修订的《所有可能的世界——地理学思想史》(第四版)(成一农、王雪梅译),上海世纪出版集团,2008年。译名保留了原著完整的意思。

研读地理学思想史的目标,是启动我们的思考能力,认识到地理学是由一个个思想体系、思想流派组合起来的。地理学的工作不仅仅是“探险考察”,然后罗列所发现的东西,地理学内还包含思想体系。地理学家可以对诸多地理问题提出自己的取舍、自己的看法、自己的主张。至少我们应当建立起一种意识,即地理学是学者们在各自的历史环境中,为着不同的社会目标,在不同的思想背景下创造出来的知识学问长河。其实,地理学很难做到纯粹的客观,更不是只有一家一派的东西。识别学术流派的能力,是一种基础性的学术能力。读某人的研究,他头脑里主要是一种什么观念,他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立场,如果有了这种观察思想背景的能力,我们学问的深刻性会大大加强。

最近见到一本英文书,叫《地理意义的建构》^③,也是一本讲地理学思想的书。从书的名字看,是强调了地理世界的多种意义,“意义”(或含义)这个词也用了复数。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地理学史,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具有不同意义的地理世界。周代之前,人们理解的地理世界是一个神的体系,世界由神来规定和主宰。周代以后,中国世界成为人王的“天下”体系,然后又出现王朝体系,世界由王权或皇权来规定和主宰。近代科学兴起之后,中国地理学家开始强调科学规律对世界的规定和主宰,地理世界是一个科学体系。现在,地理学又注意到了文化价值。可见地理世界的意义是一个历史人文范畴的东西,在不同的意义体系中,地理学论证的内容当然不会是一样的。

对一门学术的思想体系的认识,在欧美教育中是十分受重视的。比如美国一个著名的地理系对博士生要求的必修课只有两门,“地理学思想史”是其中一门,第二门叫“研究设计”(research design)。两门课都注重思想理论,的确很有用,很重要。一个学科的思想史帮助你真正理

^③ Gary Backhaus and John Murungi (ed.): *Earth Way: framing geographical meanings*, Lanham: Lexington Books, 2004.

解这门学科是什么东西,帮助你了解自己在干什么事情,而且知道自己在学术长河中的位置。我们的前人,在他们那个时代做的是怎样的研究,我们今天的研究何以演变成时下的样子,这些都是对学术的起码认识。

因为认识地理学的性质需要进入思想层面,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(R. Hartshorne)在撰写《地理学的性质》(*The Nature of Geography*)一书时^④,就是从思想入手,对当时的地理学思想进行了详细评述。这本书的完整副标题是:*A Critical Survey of Current Thought in the Light of the Past*,中译者将副标题简化为“当前地理学思想评述”,省略了“在历史背景中”(in the Light of the Past)这层关键的意思。哈特向不赞成对学科概念的认识只从纯逻辑出发,而不问这个领域的历史发展。这本书的来历很有意思,本来哈特向只是写了一篇稍长的论文,投给《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》(*Annals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*,常缩写为A. A. A. G.)。编辑们看后提了一些意见请哈特向修改,没想到哈特向修改时用力过大,把一篇论文竟修改成一部600多页的巨著。再送交《年刊》时,编辑们只好将其单独印行。这部书是名著,对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地理学思想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清理讨论,我们欲了解那个时候的地理学思想,这部书是必读的。现在,在欧美地理学理论课上,师生们仍十分重视它。

在历史发展中,思想问题相当重要,特别是在社会变动时期,因为现实十分纷乱,所以欲求进取的人们往往从清理思想入手,先在思想上恢复或重建秩序。思想,尤其是理想主义思想,往往会引导现实社会的走向。地理思想在某些时代,也具有理想主义的属性,如我国古代地理思想史上的“禹贡”时代,就有这样的特点。《禹贡》所倡导的地理思想就曾

^④ 理查德·哈特向:《地理学的性质——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》(叶光庭译),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6年。

起到整顿秩序、引导未来的作用。思想,一方面对过去具有检讨意义,另一方面对未来又具有引导意义。在社会现实缺乏秩序的时候,首先从思想上树立秩序的观念,尤其重要。在我国历史上,许多重要的地理新思潮都出现在分裂时代,这是很值得注意的。刚刚提到的“禹贡”时代(春秋战国)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。

研究思想史,有一个和研究其他历史不一样的地方。假如问:两千年以前有什么东西保存到了今天吗?我们会说青铜器、古瓷、古币、古墓、古城址等等。如果加一个条件,什么东西两千年前存在,今天还活着?我们可以回答千年老树。如果再加个定语,是人的一种东西,两千年前存在,今天还活着,是什么?那我们只能回答:是人的思想,两千年前的某些思想,今天还活着。因为我们自己脑子里会含有古人的思想,所以李敖说:“我不是我,我是鬼,我是祖宗。”思想史研究的东西是历史的,但可能仍然保留在今人的头脑里,跳跃在今人的心头。我们的“中国心”就是一颗很古老的心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研究思想史的现实意义其实很强。用英国学者科林伍德(R. G. Collingwood)的一句话说:“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,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;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。”^⑤

地理知识、地理观念、地理学

关于地理学,作为一套知识学问,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层面的东西:地理知识、地理观念、地理理论。其实每一个学科体系都包含这三个层面的内容,如果只有第一、第二两层,即只有知识、观念,不能构成一门学科。我们说地理学是个学科,就是说要三者必备,特别是少了理论,不能

^⑤ 科林伍德:《历史的观念》(何兆武等译)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6年,第247页。

叫学科。地理知识,每一个人都有一些,街上的大爷大妈都有,谁都能讲出一些自然的或人文的地理知识,但能说他们懂地理学吗?显然不能,差别在这个“学”字。关于中国古代,我们在许多书里可以翻阅到对地理知识的零星记载,但能说因为记载了地理知识,它们就是古代的地理学著作吗?不能这么讲。杨吾扬先生说得很对:“地理知识是同人类生产、生活同时产生的,在有了文字之后,出现了地理记载。记载是知识的进一步发展,但不能说一切地理记载都是地理学。”^⑥

把知识与“学”混淆等同起来,是某些地理学史研究或评述中的问题。见到古书里有些讲地理知识的话,便将其认作古代的地理学,这就评价过高了。比如偶然读到有关水的一个特征,或河流、河岸的一个特征,这些是关于水的地理知识,没有问题,但不能将其等同于“水文学”。学问体系与零星知识是不一样的东西。

地理观念比地理知识高一个层次。地理知识是具体的,常常是关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(what and where),这样的地理知识是生存的基本知识,不用说人,动物脑子里都有。但地理观念动物脑子里就未必有了。观念是一种概念,由零星知识上升为一种归类,一种属性,这是人的思维特征。举一个例子。冷、热、干、湿、下雨、刮风,这都是尽人皆知的知识,但地理科学将这些现象升级为概念,为气温、湿度、降水、风力,成为类属性的认识。在这些概念性认识的基础上,再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,于是理论就来了。

关于各种概念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理论。我们说学习理论,实际上就是从概念开始,先掌握一些概念,然后再回答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。例如在地理学中,先弄懂景观、区域这些地理学概念,再把景观和区域之间的关系说明白,此外还有距离、空间、地方(place)等概念,还要把这些概念的关系理一下,然后再加上人文的、自然的、经济的、政治的等各个

^⑥ 杨吾扬:《地理学思想简史》,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,1988年,第3页。

方面的影响,这一大堆东西累加起来,会构成一个什么?不能摆个杂货铺就完了,要找出其间很多深层的、系统的关系,把各种概念间的关系解释出来,方能说掌握了理论。所以,要验证自己是否懂得一点(比如说)经济地理学理论,那么首先自问,经济地理学的关键概念自己掌握多少,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自己是否都理得清楚,理清楚了,便可以说具备了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修养。

关于地理知识与地理思想的关系,思想当然是建立在一定的知识的基础之上。地理知识的不同广度,会形成不同的地理观念。我国古代的“天下”、“四海之内”等想法当然是在疆域大到相当可观的程度以后才会出现的观念。没有关于山脉、河流、原野等整体性的自然地理知识,也就转化不出“万里江山”这类宏观概念。在人文地理知识中,也是同样。《禹贡》中具体地讲述了各地贡赋的情况,这些可以算经济地理知识,但《禹贡》还要做一番概括:“五百里甸服:百里赋纳总,二百里纳铨,三百里纳秸服,四百里粟,五百里米。”^⑦这就有观念模式的意味了,现实中哪有如此整齐的地理层级。《禹贡》篇中有现实的描述,但往往又上升为观念,这些观念十分重要,反映了重要的价值倾向,影响深远。关于《禹贡》,我们会有详细讨论。

人类行为在空间上的扩展,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,既可以造成地理知识的扩展,也可以造成地理思想的变化,我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就是这样—个时代。在地理特征上,西周时代的“奄有天下”是区别于商朝只占有东部地区的一个重要变化,由此产生了对“普天之下”的一系列理解方式。随之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地理观念,如“禹迹”、“九州”、“中国”等等。可以说,我国古代一些基本的人文地理观念在西周时期开始出现。

^⑦ 顾颉刚先生的解释是:总,是把收割来的谷穗连带着禾茎一起交纳。铨,是短镰,用来割谷穗,比喻只交纳谷穗。秸服是交纳谷粒。粟是粗加工的米粒。米是精米。顾先生的《禹贡》注释见侯仁之主编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》(第一辑),北京:科学出版社,1959年,第1—54页。

禹迹、九州的范围,名山大川的分布,人文的华夷之别,这些重要的地理知识是周人“天下”观的重要基础。这些地理知识在周代开始被整合起来,逐渐达到成熟化、系统化的认识,进而上升为整体世界观。

而在周代以后,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宏观地理知识体系长期稳定不变的特点,禹迹、九州的范围,名山大川的分布,人文的华夷之别,确定为一套稳定的世界知识系统。尽管后来出现过一些人文动荡或眼界扩展,但未能动摇那个传统知识系统,并没有产生冲击性的影响,改变不了地理观念的大局。我国古代也曾有不少“地理发现”,推动了实用性地理知识的扩展,但并未造成观念层面上的变化。张骞曾带回西域的新鲜地理知识,但这些西域地理知识没有造成中原人地理思想体系的变化。汉代的西域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中原,这一情形反而强化了中原人原本的华夷之别的认识。在人文地理知识上,华夷的强弱关系、野蛮文明的对照,是中国古代很“稳定”的人文地理知识,直到19世纪这种对比才被颠倒过来,这一颠倒才摧毁了原来的地理观念体系。19世纪不光是在中国,在全世界都是地理观念激变的时代,“自从1859年以后,关于世界和人类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记录资料,扩大了数千倍”^⑧。人类对世界,对地球,对自己国家的地位都有了新的认识。

不过我们还是强调,地理学思想主要不是研究东南西北有什么东西,而是讲地理观念以及观念之间的关系。加上“史”字,就是不同时代在地理观念上有过什么形形色色的表现,彼此有什么样的差别,有过什么样的重大变化,变化一次,这个学问就向前发展一步,没有这个变化,就没有发展。研究地理学思想史的用意,就是考察这些发展,在了解这些发展的基础上,认识地理学这门学科。

^⑧ 詹姆斯:《地理学思想史》,第140页。

地理思想的特点

章太炎曾说,人类的思想不外乎三大阵营,“曰惟神、惟物、惟我而已”^⑨。地理学的思想也可以说有这三大类。古代是这样,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三者的不同,人的思想并不是那么单纯、单一。地理学思想经常在这三个营垒之间互相混杂,互相竞争,互相辩论,从而向前发展。当然,今天地理学家依托的主要是唯物、唯我这两个阵营,它们代表了地理学思想很深的哲学根源,地理学思想总要与哲学,或者说与人类思想的基本属性相关联。唯物主义,它依托在事物的物质属性上,唯心主义,它依托在人的精神活动特征上。还有些思想兼有两家特点,不容易一刀分清。现在有各种思想上的“主义”“流派”,比如说结构主义、存在主义,还有符号学、解释学,还有人本主义,它们都关注人的思维特点、认识特点,各有一套解释,各有其价值,我们必须注意地理学观念、思维与它们的复杂关系。它们构成我们人类思维最基础的一个台面,或说框架,在这个基础上,我们的思维逐步展开,所有学科,所有思考都离不开它们。常有同学问哲学家们在忙乎什么,他们就在忙乎清理这些事情,辨认各种思想属于哪一家,有什么样的优点,什么样的缺点,把每一种思想流派作一个很清楚的鉴别。如果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的话,也可以鉴别一下自己或别的学者,看理论立场是什么,长处在哪,短处在哪,容易在什么地方出问题,这些是与我们的学术思想、学术研究紧密相关的。所以,地理学思想与哲学的关系很密切,英国地理学家约翰斯顿(R. J. Johnston)写了一本专门讲两者关系的书,叫《哲学与人文地理学》^⑩,里面讲了现代地

^⑨ 章太炎:《无神论》,载《章太炎全集》第四卷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5年,第395—403页,引文见第396页。

^⑩ 约翰斯顿:《哲学与人文地理学》(蔡运龙、江涛译)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0年。

理学与哲学各种流派的关系。另外如福柯(M. Foucault),他是上个世纪末很红的思想家,他甚至专门讲过地理的问题^①。杨吾扬先生曾说:“不管个别地理学家多么讨厌哲学,多么不厌其烦地宣称自己的工作不是从属于一定哲学体系的,他的学术见解和治学方法还是逃不出一定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框框。”^②

“存在”,哲学要解释,地理学也要解释。“关系”,哲学要考察,地理学也要考察。但因为流派不同,解释方式不同,在地理学思想史中,环境事物间的关系可以是神的安排,也可以由逻辑因果关系决定。认为环境事物间所有的关系中都包含“因”和“果”,这是一种现在非常流行的解释方式。在逻辑关系中,还可以有更精确的数学关系,有一派思想家认为一切事物都存在数学关系,地理学也曾掀起过数字化的热潮,即计量地理学。后来人本主义思潮兴起,强调人的精神世界的非确定性,反对用“铁定”的规律解释大活人的事情。

历史上,人们还想过一种关系,算不上因果关系,是一种类比关系,这种思想方法英文作 Correlative Thinking,有人译作“关联思维”。听起来这个词汇有些陌生,但类比关系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很多。英国学者葛瑞汉(A. C. Graham)说,关联思维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普遍形式,具有分析思维所不可取代的作用,中国阴阳理论就是建立在关联思维上的一种“前科学”思想。在相似与区别的系统,相似物可以类推,这个系统

^① Michel Foucault, "Of Other Spaces," *Diacritics* Vol. 16, No. 1, 1986, pp. 22—27, (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ay Miskowiec). Michel Foucault, "Space, Knowledge, and Power: Interview of Michel Foucault," Sylvère Lotringer (ed.) tr. Lysa Hochroth and John Johnston, *Foucault Live: Interviews, 1961—1984*, New York: Semiotext (c), 1996. pp. 335—347.

^② 杨吾扬:《地理学思想简史》,第8页。